

世象杂谈

家门旁有一幢烂尾楼,二十多年了,像街道上的一条伤疤,一直引人触目地贴在那里,居委会主任告诉我,这是本区最后一幢烂尾楼。年终,新华社盘点全年该查处而迟迟不见结果的新闻,张艺谋超生案是其中一件,说它是一条烂尾新闻,未尝不可,这也是社会的一条伤疤。

这条烂尾新闻,起于四月,半年多时间里,从南到北,诸多报纸质疑声鼎沸,笔者五月份也在解放日报写过一篇短文《名人效应》,但傲慢的当事人回应的是一个不理不睬,一向执法严厉的计生部门也保持沉默。公众不依不饶的催逼,终于使当事人在近日有了回应,承认超生是违法的,有关部门也打破沉默,事情进入了查处程序。

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一体遵守,谁也不能例外。张氏超生案不是唯一,但有关部门在这一案例上表现出的不作为则比较典型。超生事件拖了几年,一直处于无人过问状态,孩子上户口上学,一路无阻碍

每当晴好天气,我家附近的绿化地带,常有爱鸟者在那里遛鸟,竹林深处阵阵鸟鸣,组成悦耳动听的晨奏曲。那些画眉、秀眼等鸟儿被关在精致的笼子里,有好饲料、新鲜水果吃,但依然看着别扭,总不如在大自然中,天高任飞翔来得自由自在。在一片鸟语声中,我想起了鸟的故事。

据《扬州府志》记载,卢守常在陈州任职期间,驯养了两只白鹤。几年过去,一只白鹤因受伤而死,另一只白鹤终日哀鸣,不吃不喝。卢守常悉心照料,白鹤才开始进食。有一天,白鹤围绕卢守常的身边不停地鸣叫,卢对鹤说:“你如果要离开这里,有天可飞,有林可栖,我决不羁绊你。”白鹤振开翅膀腾空而起,飞绕四周后才慢慢远去。

卢守常晚年多病又无儿女,他归卧黄蒲溪头,深秋丛林;落叶萧索,独自一人拄杖踽踽而行。忽然,发现一只白鹤在空中盘旋,鸣声凄楚,声声感人。卢守常仰天说道:“莫非你是在陈州养过的那只鹤吗?若是果真如此,你下来吧。”

白鹤从天而降,投入卢的怀抱,以喙牵动他的衣衫,久久不肯离去。卢守常轻抚白鹤悲泣地说:“我老而无嗣,形影相吊,幸有你我作伴,我当如杭州孤山林逋老人,同你共度残年。”白鹤和卢老朝夕相伴,情胜骨肉。后来,卢守常病故,白鹤悲鸣绝食而死,家人把卢守常和白鹤合葬在丁堰村中。

早年,国画家张大千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历时半月之久。他每天傍晚常到月牙泉去散步,以减轻一日工作后的疲劳。一天傍晚,张老在月牙泉边发现一只受伤的大雁,抖动翅膀不能腾飞。张老轻抚大雁,给它的伤口敷药。接连几天,他带些粮食喂养大雁,当时粮食比较紧缺,他是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下了的。几天过去,大雁伤口痊愈,张老给大雁喂了最后一次粮食,大雁绕着张老飞舞几圈,一声长鸣,升空飞去。

张大千完成临摹工作,他坐上了车子,依依告别敦煌、告别月牙泉,举目向空中仰望,默默地向大雁告别。车子开动了,突然从天空中飞来一只大雁,随车飞舞,连声鸣叫,不肯离去。张大千急忙叫喊停车,他打开车门,大雁扑向张老怀里,张老抚摸大雁说道:“谢谢你来送我,你快回家吧……”张老一松手,大雁绕着车飞舞几周后飞向远处。

我记得,扬州平山堂前有个“鹤冢”,那是好心的住持星悟为纪念一对情深意切的白鹤安葬的地方,并且立碑说:“世之不义,愧斯禽。”坚守信义的好鸟人称义禽,从古到今,义禽和人类亲密接触,和谐相处的佳话也在激励人生。有些活在世上的人,尔虞我诈,伤天害理,捕杀野生,面对义禽,能不羞愧?

义禽与人类和谐共处的佳话,应当好好流传,心灵沟通,大爱无疆,这不仅生态平衡的需要,也是创建美好生存环境、实现祥和安康世界的需要。

通行无阻,超了一个,没事,再超。在有人举报后,有关部门还是躲躲闪闪,能拖则拖,这跟他们对普通百姓超生的严厉执法相差何止千里。这才是一手硬一手软。对待无钱无权无势者,铁面无情,硬得很凶得很,对待有钱有权有势者,则脉脉含情,软得很柔得很。

据报道,记者在采访有关部门时,听到一个说法,张艺谋超生的

烂尾新闻

史中兴

孩子上户口手续合法,属特事特办。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特事特办是有的。车辆不许闯红灯,救护车就不在此限,因为人命关天,必须争分夺秒。张氏特在何处呢?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吗?好像不是,想来想去,想不出他特在哪里?原来他是大名人,和常人不同,就可以不受约束,逍遥法外。特事特办,本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前提下,应对特殊情况的特殊举措,如今在某些人那里变味了,被滥用了,成了嫌贫爱富、欺贫怕富的选择性

执法,明明是违反法纪的事,上级部门一声招呼,有关领导一个条子,就可以一路绿灯,特事特办。这个口子一开,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这种现象并不限于计划生育领域。这是一种社会病,种种怪事层出不穷。一边是不顾居民死活野蛮拆迁,一边是市区楼顶冒出来的古怪违章建筑赫然在目,一边是村民不能越出宅基地雷池一步,一边是大面积占据农田的别墅在那里眩眼耀目,群众怨声载道,主事者充耳无闻。

今天有新闻报道,张艺谋夫妇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承认两男一女均属“非婚生”,否认有特事特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在事件发生之初就向全国公众澄清?说明真相有这么难吗?

家门口的那幢搁置了二十多年的烂尾楼终于在近日又动工了,完成有望,这是令人欣慰的。今天终于获悉,无锡市滨湖区人口计生局已于12月28日向张艺谋寄送《社会抚养征收告知书》,在获取张艺谋陈述申辩等反馈意见后,将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祈望这是最后一件烂尾新闻。

老封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有点突然。几个月前他先是因胆道疾病进了医院,全身黄疸,幸亏医术高超,黄疸退去。市里、院里、所里有关领导与同事都去探望过,我去看他时,他还同我谈笑风生。

其时正逢中饭,他嘟囔说,“我的菜里不能放油、盐、糖,难吃死了,但是没有办法呀”。他一边慢慢吃着清蒸鲈鱼,一边同我拉家常。该午休了,匆匆告别,约定下次再见。却不料,再也没有下次了。后来从他老伴那才知他得的是胰腺癌,家属好心瞒着他。他那带嘉定口音普通话“小尤,你一定要把文章写下去噢”竟成了我耳边绝响。

老封一生与政治、法律结下不解之缘,上海解放时,他从嘉定陆行中学毕业,立即投身革命,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抗美援朝总会上海洋泾区支会干事,中共东昌

区委宣传部干事、区委教委部巡视员。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后,他就成为首批国家普法宣传员。为响应“向科学进军”口号,他在1956年顺利考入华东政法学院。1960年分配到解放日报社工作,先后任理论宣传部编辑、党群政法部领导核心成员、报刊文稿编辑部副组长。改革开放后,为了振兴法学,他要求到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来,其在法学前辈潘念之主持下,正在筹备出版法学专业刊物。

老封全身心地投入《政治与法律》的创刊,长期担任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挑起了运转这份全国唯一兼顾政治与法律专业的法学核心期刊的重任,长达17年,期间从学术权威到青年学者,他都投之于热情与真诚,坚持质量第一,不看职务,他善于从新面孔中发现好苗子,有些作者从青年到中老年,从无名小卒到著名教授,深感他的栽培之恩。难怪至今仍有作者在投稿信件上写着“封曰贤老师收”。

在编务之余,他还先后出版了《法律社会学应用引论》等著作,并在核心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他的学术思想一直紧跟时代脉搏跳动,直至病危入院,还有许多论文获奖。老封同我结有深厚的文缘和情缘。论资历经历,他是我的师兄、老哥;论文笔,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始终关心我的专业发展,甚至日常起居。80年代初,知识分子居住条件差,我在办公室蜗居了三年,后来有了5.5平方的灶披间蜗居,他来看我,说了句令我感动至今的话:“小房间里写出大文章,不容易啊!”这句话印证了我几十年来



义禽赞

鲍世远



跳芭蕾舞的女孩 (油画) 潘仲武



有忆埃及旧游 重温开罗宣言

姚昆田

一
我爱非洲黑土歌,鼓呼合众扫干戈。开罗鼎峙宣言著,富士山阴鬼火多。华夏严防空与海,封疆警惕盗联魔。钓鱼岛外风掀浪,自有龙蟠可伏波。

二
风云万变竟如何?大漠茫茫问老驼。见证千秋金字塔,宣言百世壮开罗。残阳暮见深渊落,劲节坚持累载磨。史志丰碑钢铁铸,昭昭正义镇妖窝!

午后四点

当阳光拖着长长的尾翼,在泥地上、石板上、白墙上画着流动明亮的光影时,这个小镇最后一拨游客消失在古桥的拐弯处时,寂静又回归这个上海西隅的小镇。这里只剩下先生和我,以及午后四点艳情般妖嬈的斜阳。

沉默不语。这是小镇该有的一份矜持和内敛。微风从地面卷起,带着泥土的干燥和河流的潮湿,微微出汗的身上渐渐收干了。风再吹过,手臂上的根根细毛都被温柔的风抚弄着,细小的感觉慢慢爬上来,有点痒,却又无比舒畅。寂静的内心探出体外,发呆着,享受着。下午四点的阳光,澄澈,浓厚,芳郁,有着上了年份的黄酒才有的透亮和馥郁。一股带着时光沉醉的芬芳散发出来,滴在树梢,滴在岸堤,滴在背脊。长醉不醒。

晚间八点

背后的吊灯有点昏暗晃动,琥珀色明快的曲线在流淌着,瞬间,一个带着孩子般

稚嫩的笑容、带着初生纯真的糖梦凝结起来了。

寂寞的街巷,怀揣了梦想。少有人停留下来,只有两个孩子带着惊讶和喜悦,在一旁静静等候。灯光下的糖画有了梦幻的色彩,这些

一日三刻之梦境

朱群华

幸福的晶莹里似乎有一股生机在流动,如同空中放飞的风筝,纯净地飞翔着、舞动着。

阴凉少风的夜晚,守候的孩子都有一个最奇妙的梦,用黏韧的糖,描绘心里的美好牵挂;用纯净的糖,编织一个飞翔的梦想;用柔软的糖,画出这世上细腻的甜蜜。寂静的夜巷,停驻了脚步,屏牢了呼吸。梦,在柔美的糖画中带着诗歌的明亮横空出世。

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消磨在图书室里。很快,我略带炫耀地告诉张老师,我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张老师记住了这句话,很多年以后重逢时还用这句话和我开玩笑,说我有“吃书”的本事。

我的“书天堂”

赵文心

其实是我肤浅了。我专挑文学类的书看,只囫圇吞枣贪看故事,对书架上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料、史地图册、农业科普、政治理论类的书籍视而不见,本就“先天不足”,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底子,又错失补课的大好机会。

但即使如此,在那个封闭盲从、斗争至上的年代,那些栩栩如生小说人物,出神入化的故事情节,字里行间充盈的诗情画意,滋养我贫瘠的想象,唤醒我迟钝的感受,在我眼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那里有盛放的花朵,人间的容颜。

回到那则征文启事,“公共图书馆”该怎样定义?我曾经流连忘返的那间图书室是不是呢?如今都市的图书馆都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高楼亮堂,藏书丰富,设备先进,文化活动多样,是守护人文精神的重要阵地。但曾几何时,在广袤的大地上,不知有过多少这样那样的图书室,或者只是简陋、局促的图书角,几本缺封面少封底的

书,也能滋养渴求知识的心灵。

大书架上的书静默着,等待着热爱它们的人来展开,翻阅。多少年过去了,我记着图书室沉潜温润的气息,记着穿行其间,双手拂过一排排书脊的欢乐,记着挑了一堆书抱在怀里的满足。有人说,阅读的重要性有时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在什么地方阅读。这间图书室是我真正开始阅读的地方,从此,读书成了一辈子要做的事了。借用台湾文化人钟芳玲的书名,这间图书室,是我的“书天堂”。

现在,出去旅行可以随时读书又不用担心载荷过重。

十日谈

书的故事